

都 德 著



富 豪

上海译文出版社

富 豪

——巴黎风俗

〔法〕都 德 著

沈宝基 孙 恒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Alphonse Daudet

LE NAPAB

根据 asquelle Editeurs, Paris, 1949 年版本译出

富 豪

——巴黎 风 俗

〔法〕都 德 著

沈宝基 孙 恒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3.375 插页 2 字数 307,000

1986 年 1 月第 1 版 198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册

书号: 10188·619 定价: 2.25 元

目 次

上 卷

一	詹金斯大夫的病人.....	3
二	旺多姆广场的午宴.....	23
三	一个办公室听差的回忆录——地方银行一瞥.....	41
四	初进社交界.....	51
五	儒瓦耶兹之家.....	70
六	费利西娅·吕伊思.....	87
七	让苏莱在自己家里	107
八	伯利恒育婴堂	118
九	奶奶	133
十	一个办公室听差的回忆录——关于仆役	149
十一	贝依驾幸的日子	164
十二	科西嘉的一次选举	187
十三	忧郁的日子	202

下 卷

十四	展览会	219
十五	一个办公室听差的回忆录——候见厅	234
十六	社会活动家	245
十七	露面	266
十八	詹金斯凝霜丸	280
十九	葬礼	300

二十	埃梅兰格男爵夫人	319
二十一	会议	340
二十二	巴黎的悲剧	365
二十三	一个办公室听差的回忆录——最后几页	382
二十四	在博迪盖拉	390
二十五	《反抗》的首演	405
译后记		419

上 卷

一 詹金斯大夫的病人

遐迩闻名的罗伯特·詹金斯大夫是爱尔兰人，曾荣膺梅奇迪埃勋章^①和西班牙查理三世特级勋章，现在是好几个学术团体和慈善机构的成员，伯利恒育婴堂的首席创办人。总之，他是詹金斯凝霜丸的发明者，一八六四年名噪一时的医生，巴黎最大的忙人。十一月末的一个早晨，他站在里斯本街自己的小公馆台阶上，胡子刚刚刮过，目光炯炯有神，嘴唇惬意地微微张着，略呈花白的长发披散在宽大的衣领上，肩膀宽阔，身子犹如橡树一般壮实。他正准备上车，二楼一扇临着公馆庭院的窗子打开了，接着便有一个女人的声音羞怯地问道：

“罗伯特，你回家吃中饭吗？”

啊，这副具有学者和君子之风的脸庞顿时漾起了多么善良忠诚的微笑！他朝楼上柔情地瞥了一眼，撩起的窗幔后面依稀可以见到暖和的白色晨衣，从他这表示问候的眼光中，可以想见，这是一种和睦、笃实的伉俪之情，长期的生活习惯使他们的关系更加融洽和牢固。

“不啦，詹金斯太太……”他喜欢当众以发妻的名份这样称呼她，似乎能从中获得某种内心的满足，可以面对使他生活得如

① 土耳其勋章，红绶带、绿镶边，由土耳其苏丹阿布杜勒梅奇德于一八五二年设立。

此美好的妻子而问心无愧。“……不啦，今天上午不要等我，我在旺多姆广场吃中饭。”

“啊！对……富豪家里。”美丽的詹金斯太太说道，口气中显然对这个象是《一千零一夜》中的人物极为尊敬，一个月以来整个巴黎都在谈论他。犹豫片刻之后，她从厚厚的壁毯中间，用低得只有大夫才能听到的温柔声音说道：

“别忘了你答应过我的事。”

看来这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因为一提起他的诺言，这位正人君子的眉头就皱了起来，脸上的微笑也僵化了，整个脸部呈现出难以置信的冷酷神情；但这只是一瞬间的事。名医在照料他们有钱的病人时，最善于把自己脸上的这种表情变成一副骗人的样子。他露出一口皓齿，显得极其温柔、真诚的回答道：

“我答应过的事情一定会办到，詹金斯太太。现在，你快进去吧，把窗户关上。早晨的雾很冷。”

是的，晨雾很冷，但很白，宛如纷扬的雪花，在双座马车的玻璃窗外弥漫，柔和地映照着大夫手中打开的报纸。那里，在人烟稠密、拥挤阴暗的市区，在商贾和工人居住的巴黎，见不到这种滞留在大马路上的美丽的晨雾；一清早，人们刚从梦中醒来就开始忙个不停，川流不息的运菜车子，公共马车，晃荡着破铁皮的四轮载重大车，很快就把晨雾撕裂、疏解和驱散了。每个行人都带走一些，用他磨损的短大衣，旧得露出线来的围巾，以及互相摩擦而变得很粗糙的手套。晨雾浸湿了微微抖动的工作罩衣和套在工作服上的雨衣，消融在失眠人或酒鬼的热呼呼的气息中，灌进了空空的肚腹；它到处弥漫，在开了门的商店里，在阴暗的院子里，沿着栏杆和四壁都湿透了的楼梯，一直漫到不生火的顶楼上面。这就是街上晨雾为什么如此稀少的原因。可是，在詹

金斯的病人居住的雄伟宽广的巴黎这一隅，在树木扶疏的林荫大道上，在行人稀少的河滨马路上，飘荡着洁白的晨雾，团团簇簇，宛若轻盈的棉絮。这是一片与外界隔绝的、隐蔽的、近乎瑰丽的景象：迟迟未起的太阳开始射出微带紫红的光芒，使一直笼罩到一排排公馆屋顶的雾霭，看上去象是覆盖在鲜艳的织物上的一层白纱。那仿佛是一幅宽大的帷幔，使富翁们姗姗来迟而又容易惊醒的睡眠不受打搅；又好象一幅厚实的帷幔，隔断所有的声音，除了双扇大门审慎的开闭声，送奶人白铁量器的碰撞声，一群大步小跑的牝驴的铃铛声，伴着牧人短促的气喘声，以及詹金斯开始日常巡医乘坐的马车的隆隆声。

他去的第一家是莫拉公馆，位于奥尔塞河滨大街，正好挨着西班牙使馆，使馆的长长的平台和莫拉公馆的连在一起。这个公馆是一座豪华的宫殿，正门朝着里尔街，临河的一侧有一个边门。在两堵爬满常春藤的高墙之间，有雄伟壮观的拱顶相连，马车风驰电掣般从中穿行。詹金斯看报似乎看入了迷，两下响亮的铃声才使他清醒过来。接着，车轮的声音在大院的砂地上减弱了；车子漂亮地兜了一个圈子，靠着公馆的台阶停了下来，台阶上头，盖有宽阔的圆亭式挡雨披檐。迷蒙的晨雾中，隐约可以看见十来辆一字摆开的车子，以及英国马夫的身影，他们正沿着此时枝干叶落的洋槐大道，牵着缰绳给公爵蹀马。所有这一切，使此间的豪华给人以整齐、闲适、宏伟、安稳的感觉。

“这么早，还是白来了，人家总是赶在我前面，”詹金斯看着自己的马车也停于其间的车列自言自语，但是，他肯定不用等待，所以便带着安然的威仪，昂首踏上台阶，每天都有许多因野心而全身颤栗、因焦虑不安而脚步踉跄的人跨过这道官邸的台阶。

候见厅很高，声音回荡，好象是所教堂；虽然有暖气设备日夜输送暖气，但还是烧了两盆柴火，使大厅里洋溢着生活的欢

乐。一到这里，便有阵阵醉人的暖浪显示出户内的豪华。那儿好象是温室，又好像是浴室。亮光中多有热意；白色的细木护壁板，白色的大理石，高大的窗子，没有一点窒息、气闷的味道，却为一些出众、高雅和神经过敏的人造成了一种浑然一体的氛围。詹金斯在这家富贵人家的人造太阳照耀下心花怒放，满面春风；头上扑粉、挂着金线肩章的门卫，身穿短套裤和金、蓝二色号衣的侍从们都站在那里向他致敬，他对他们说了声“早安，孩子们”作为问候；他用手指轻轻触动养着吱吱尖叫、活蹦乱跳的美洲狨猴的笼子，然后吹着口哨跑上光洁的大理石楼梯，梯阶上铺着厚厚的地毯，就象草坪似的一直通到公爵的套间里。热心的大夫出入莫拉公馆已有半年之久，这幢房子的气氛使他在生理上产生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他对此还没有感到过厌烦。

虽然是帝国首席官员的官邸，但这里既感觉不到丝毫行政管理的气息，也见不到尘封的公文案牍。公爵只同意在不离开自己公馆的情况下接受国务大臣和行政法院院长^①这样的要职；他每天只到内阁去一两个小时，签署必要的文件，至于召见咨询，便在他的卧室里进行。此刻虽是清晨，客厅里却已挤满了人。这里能看到严肃、焦虑的面容，嘴唇上下刮得光光、留着在行政官员中风行的颊髯的省长，他们在这个候见厅里不象在自己省里那样趾高气扬，还有神情严厉、动作审慎的法官，自命不凡的议员，金融界的要人，富有、粗俗的工厂主，在这些人中间，不时响起某个代理检察长或省议员的野心勃勃的尖声细语，他们穿着黑衣，戴着白领带，一副有求于人的装束打扮；所有的人，站的坐的，单独的成群的，都在默默地用眼光撬挖这仍然对他们关闭着的命运之门；一会儿，他们便要得意洋洋或垂头丧气地

① 行政法院负责审判行政诉讼案件，也是政府的咨询机关。第二帝国时期，其权限空前扩大，除司法之外，还享有政治权和立法提案权。

从这个门出来。詹金斯迅速穿过人群，大家都不胜羡慕地盯着这位新来者，而胸佩链条、脸色冷峻、端坐在门边桌子前面的传达，则用既恭敬又亲热的微微一笑迎接他。

“他在接见谁？”大夫指着公爵的房间问。

传达的眼睛不无嘲讽意味地动了动，从牙缝中咕嘈了一个名字，要是这些显要人物听到了，个个都会感到气愤：他们等巴黎大剧院的服装管理员结束他的进谒已经等了一个小时。

一阵人声，一道亮光……詹金斯进了公爵房间；他是从来不用等候的。

行政法院院长背靠壁炉站着，身穿蓝色皮外套，柔和的反光使刚毅傲慢的面容显得优美高雅。他正在亲自监督绘制一件女丑角穿的衣服，公爵夫人要穿这件衣服参加下一次舞会。他态度严肃地指指点点，似乎在口授一个法律草案。

“皱领饰边要做成蜂窝式，袖口饰边可不要这样做……你好，詹金斯……请你稍等一会。”

詹金斯鞠了一躬，在宽敞的房间里踱了几步；房间的窗户朝着一直通到塞纳河边的花园，凭窗远眺，可以看到巴黎最美的一角风景：塞纳河桥，杜伊勒里宫，卢弗尔宫，交织其间的是黑乎乎的树木，那似乎是以飘荡的晨雾作为底色，用墨勾勒出来的。一张矮矮的、离地只有几级阶梯的大床，两、三架模模糊糊、任意飞金、上了漆的小屏风，道道重门和长绒地毯，表明主人特别怕冷；各式各样的坐椅，躺椅，围炉取暖用的矮椅，东一张，西一张，全都是矮矮的，圆圆的，给人以懒散、淫逸之感，这就是这个赫赫有名的房间的全部陈设。在这个房间里，既探讨最严肃的问题，也以同样严肃的声调，谈论微不足道的琐事。墙上挂着公爵夫人的一幅漂亮画像；壁炉上摆着公爵的胸像，那是费利西娅·吕伊思的杰作，在最近举行的美术展览会上她首次荣获奖章。

“怎么样，詹金斯，今天早晨好吧？”公爵一边走近他，一边说：这当儿，服装管理员正收拾分放在一张张椅子上的服装图样。

“你呢，亲爱的公爵？我昨晚在杂耍剧院发现你脸色有点苍白。”

“哪里，哪里！我身体从来没有这么好，……你的凝霜丸在我身上非常灵验……我感到精力充沛、青春年少了……真没想到，六个月以前，我还是那么疲惫不堪。”

詹金斯一声不响，已经把他的脑袋贴着国务大臣的皮外套，一般人心脏跳动的部位上。他听了一会；公爵继续用无精打采的疲倦的声调侃侃而谈，这是他与与众不同的特点之一。

“对啦，大夫，昨晚和你在一起的是什么人？那个黑不溜秋、在你包厢前座哈哈大笑的高个儿鞑靼人是谁？……”

“他就是富豪，公爵先生……这个大名鼎鼎的让苏莱，眼下几乎人人都在谈论他。”

“我就猜到了嘛。整个剧场的人都看着他。女演员只是为他而演出……你认识他吗？他是怎样的人？”

“认识……因为我给他治病……谢谢，好了，亲爱的公爵，一切都正常……他一个月前来到巴黎，有点受不住气候变化。他让人请我去，从那以后，就待我非常友好……据我所知，他有一笔巨大的财产，是在突尼斯为贝伊^①效力时得来的，他忠心耿耿，慷慨大方，有人道主义思想……”

“在突尼斯？……”本性缺乏感情和人道主义思想的公爵打断了他的话。“那么，‘富豪’这个名字是怎么回事？”^②

“嗨！巴黎人可不仔细考虑这个……对他们来说，凡是有钱的外国人都都是富豪，不管他来自什么地方……再说，此人有一副

① 原为奥斯曼帝国苏丹的侍臣或其他高级官员的尊称，这里专指突尼斯的君主。

② 法语中“富豪”一词最初专指在印度发迹的欧洲人，故有此问。

当之无愧的外貌：古铜色的脸庞，炯炯发光的眼睛，而且，还有一笔巨额财富，我敢说，他非常高尚，非常明智，钱都花在刀口上。真是多亏了他，我才……”说到这里，大夫显出谦恭的样子，“我才终于能办起了哺育婴儿的伯利恒育婴堂；刚才翻阅的一张日报——是《信使报》吧，还称他具有‘本世纪伟大的博爱思想’。”

公爵漫不经心地在詹金斯递给他的报纸上看了一眼，人家大肆吹捧的并不是他。

“这个让苏莱想必很有钱。”他冷淡地说。“他资助卡尔代拉克剧院，蒙帕冯请他代偿债务，布瓦-莱里给他置备车马，斯瓦尔巴克老头给他搞了一批画……这些，都少不了钱。”

詹金斯笑了起来：

“亲爱的公爵，有什么办法呢，这个可怜的富豪眼睛还老盯着你呢。他怀着做个巴黎人、出入上流社会的坚强决心来到这里，各方面都以你为楷模，不瞒你说，他很想追随左右，亲聆教诲。”

“知道，知道……蒙帕冯业已代他说情，要求引见……但我还要等一等，看一看……对这些来自远方的大财主，应当提防……天啊，我不是说……要是不在我家里而在别处遇见他，比如在剧院里，或者在某一个客厅里，那……”

“詹金斯太太正好打算下月设一席小宴，不知阁下肯赏光吗……”

“我很愿意到府上作客，亲爱的大夫；要是你的富豪也在，你把他介绍给我，我不会反对的。”

这时，传达把房门打开一条缝。

“内政大臣在蓝厅恭候……他只要对阁下说一句话……警察局长一直在楼下走廊里等着。”

“好吧，”公爵说，“我就去……但我想先结束这件衣服上的事……喂，老家伙，关于这蜂窝状饰边，我们是怎么决定的？再

见，大夫……除了继续做你的凝霜丸，你不再搞什么了吧？”

“继续做凝霜丸。”詹金斯一边说一边告辞；他满面春风地走了出来，想不到会一下双喜临门：既有幸接待公爵，又能成全他亲爱的富豪。候见厅里，求见者比他进去时更多了，他从人群中穿了过去；新来的人与一早就到这里耐心等待的人济济一堂；另一些忙忙碌碌、脸色苍白的人登上了楼梯，院子里却还有车辆不断地进来，庄严肃穆地排成双行，围成一个圆圈；而楼上，这时候正在用同样庄严的态度讨论袖口是否要做蜂窝状饰边的问题。

“去俱乐部。”詹金斯对马车夫说。

马车循着河滨大街疾驰，重新掠过一座座大桥，来到了协和广场。这里已见不到刚才的景象了。晨雾朝御用木器库和希腊式的玛德莱纳教堂散开，这里那里，隐约能见到一股喷泉，犹如鸟冠上的白羽，一座宫殿的拱廊，一尊雕像的头部，以及杜伊勒里宫中瑟缩地聚集在栅栏旁边的花木。雾幕尚未揭开，但有些地方已经撕破，零零散散地露出一些景象；在通往凯旋门的大道上，可以见到敞篷大马车在急驰，上面坐着马车夫和马贩子；皇后的龙骑兵，精锐骑兵部队的骑兵，全身披挂，穿着皮衣，排成两行，一对一对地往前走着，马辔和马刺发出叮叮当当的清脆声响，精神饱满的骏马喷着鼻息；映照这一切的是尚未露脸的太阳，它从空气的波涛中跃出，又缩回去大部分，仿佛对这个区的瑰丽晨景匆匆地瞥了一眼。

詹金斯在王宫街的拐角下了车。宽敞的赌场里，上上下下都有仆人在走动，他们抖毯子，给客厅开窗通风，这里雪茄烟雾缭绕，犹带火星的灰烬在壁炉里下陷；而铺着绿毯的桌子上，却仍在兴高彩烈、日以继夜地赌博；桌上放着几个银烛台，火苗笔直上升，消融在早晨微弱的亮光中。闹哄哄的、来回走动的声音在

四楼沉寂下来，这里是好几个俱乐部成员的寓所，詹金斯所要拜访的蒙帕冯侯爵就住在这一层。

“哟！是你呀，大夫？……真见鬼！……现在几点钟？……我不能见客。”

“医生也不能见吗？”

“唔，谁都不行……要穿好衣服，我亲爱的……算了，你进来吧……弗朗西斯在给我梳妆，你先暖暖脚吧。”

詹金斯走进卧室，室内平平常常，和所有连家具出租的房间一样；他朝火炉走去，炉上烧着各种规格的烫发钳；隔壁，在用一张阿尔及利亚挂毯与卧室相隔的美容室里，蒙帕冯侯爵任凭随身男仆的摆布，由他操作。广藿香，冷霜，角质梳，以及烧焦的毛发的气味，从狭小的房间里向外漫溢；当弗朗西斯不时地过来取发钳的时候，詹金斯就可以隐约看到一个巨大的化妆台，上面摆着无数象牙、贝壳、钢制的小工具，锉刀啦，剪子啦，粉扑啦，刷子啦，等等，此外，还有香水瓶，盛颜料的小碟，发蜡瓶，全都贴了标签，分门别类，井井有条；在这摊东西上头，有一只干瘪、修长的老人的手，经过精心的修饰，指甲尖细，象日本画家那样，它笨拙地、哆哆嗦嗦地在这些小巧的五金制品和玲珑的彩釉陶器之间摸索。

蒙帕冯一边修整面容——这是早晨最复杂、最费时的事情——一边与大夫交谈，他说自己的身体原先不舒服，凝霜丸的效果很坏，使他返老还童了。听这口气，要是离远一点，没看见他的话，还以为他是莫拉公爵在讲话呢：他对公爵的谈吐言辞真是学到家了。没有完整的句子，结尾总要用牙尖发出“这……这……这……”，不论谈什么都要插进“家伙”、“东西”这类词儿。这是一种贵族气派的、陈旧的、不动脑筋的讲话方式，含糊不清，显出对寻常讲话方式的莫大蔑视。在和公爵接近的人中间，大家都竭力模仿这种口音，模仿这种有意省略词句的倨傲腔调。

詹金斯感到梳妆时间拖得太长了，于是起身告辞：

“再见吧，我走了……能在富豪家里见到你吗？”

“可以，我打算到那儿吃中饭……答应把家伙，东西，带他去，怎么？……你知道，为了我们的大事……这……这……这……否则，我不去了……真是个动物园，那幢房子……”

爱尔兰人尽管心肠好，但仍感到他朋友的社交生活已经有人插手了。唉，怎么搞的！不该埋怨他。他不知道，这个可怜的人。

“他不知道，也不想了解。”蒙帕冯尖刻地说。“不向有经验的人请教……这……这……这……第一个骗子登门了。你看到布瓦-莱里叫他买的马了吗？不值钱的东西，那些牲口。可他却付了两万法郎。布瓦-莱里大概只花六千法郎就弄到手了。”

“啊！呸……好一个贵族！”詹金斯愤愤地说，这是一颗不信邪恶的高尚灵魂所感到的愤怒。

蒙帕冯似乎没有听到，接着说：

“我知道所有这些情况，是因为那些马来自莫拉的马厩。”

“这是真的，这位可爱的富豪，他心里挂着公爵。因此，我要让他高兴高兴，告诉他……”

大夫忽然停了下来，显得很尴尬。

“告诉他什么，詹金斯？”

詹金斯相当窘迫，只好承认他已得到公爵的同意，把自己的朋友让苏莱介绍给他。话刚说完，一个瘦长、脸皮松弛、须发五颜六色的幽灵，立即从化妆间扑到卧室里，两手交叉着，瘦削而直挺的脖子上搭着浅色紫点的丝披肩，他的身子裹在披肩里面，好象纸包着的糖果似的。这副英武而又滑稽的尊客的最突出的部分，要数那个给冷霜涂得放亮的大鹰钩鼻子，以及那活泼、犀利，掩盖在沉重多皱的眼睑下面，显得太亮、太富有青春气息的目光。詹金斯的病人都有这样的目光。